

特情局

诡案录

读骨奇谈

海豚先生 著



READING THE BONE

一桩诡异案件牵出的国家机密，一颗亡者头骨透出的惊人信息
地球文明的大谜团即将解开
谁能阻止一场人类浩劫的上演？

山东文艺出版社

特情局

诡案录

读骨奇谈

海豚先生 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情局诡案录 / 海豚先生著.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29-5447-6

I. ①特…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4217号

特情局诡案录

海豚先生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01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329-5447-6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请叫我秦一刀 /001

第一章 申城：静水深流 /003

第二章 喀城：戈壁滩下 /005

第三章 申城：突发奇梦 /007

第四章 喀城：军方征用 /011

第五章 申城：死者精神 /013

第六章 喀城：征用原委 /016

第七章 申城：奇梦继续 /020

第八章 喀城：接受使命 /023

第九章 申城：梦中任务 /027

第十章 喀城：临行之前 /031

- 第十一章 申城：P 部任务 /033
- 第十二章 喀城：进驻“孤舟” /038
- 第十三章 申城：开始监视 /040
- 第十四章 喀城：“孤舟”被劫 /050
- 第十五章 申城：谷姐邀请 /055
- 第十六章 喀城：只能智取 /062
- 第十七章 申城：继续监视 /067
- 第十八章 喀城：新增人质 /071
- 第十九章 申城：谷姐之痛 /076
- 第二十章 喀城：重返“孤舟” /089
- 第二十一章 申城：偶遇母子 /093
- 第二十二章 喀城：从长计议 /101
- 第二十三章 申城：可怜母子 /105

- 第二十四章 胡依祎：伪装身份 /112
- 第二十五章 秦祎炆：谷姐任务 /115
- 第二十六章 胡依祎：转换角色 /120
- 第二十七章 秦祎炆：改变任务 /124
- 第二十八章 胡依祎：发现跟踪 /138
- 第二十九章 秦祎炆：童童预言 /142
- 第三十章 胡依祎：虚伪家伙 /158
- 第三十一章 秦祎炆：读出精神 /162
- 第三十二章 胡依祎：改变印象 /175
- 第三十三章 秦祎炆：发现秘密 /178
- 第三十四章 胡依祎：艰难抉择 /204
- 第三十五章 秦祎炆：神秘力量 /206
- 第三十六章 尾章：继续向前 /230

楔子 请叫我秦一刀

秦，一般人看到这个姓，十有八九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但秦始皇不姓秦。秦朝灭亡后，秦的王族子孙以国名为姓，这才有了秦姓。

我们这个小村小寨的居民多是秦人后裔。自然，王族的气息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纯粹是草民布衣的味道。

在家族复兴无望的情况下，人们对活着的时间长短就格外关注起来。在我们村里，人们对长寿的人非常尊重。

由此衍生出一个奇特的现象：拥有寓意长寿的好名字的人在我们村里就是贵族，就算一生穷困潦倒，也会被人敬重。而且，说来也怪，这样的人几乎都是长寿之命，家里人运气也不错。

但真正的好名字也就那么几个，譬如“秦添寿”“秦长寿”“秦东海”“秦南山”等。同一个村里，名字是不能重复的，只有等拥有好名字的人去世后，才可以再用。

听老辈讲，新中国成立前，有些人为了给自己的娃取个好名字，迟迟不要孩子，就是为了等名字好的老人去世。现在听来，有些不可思议。

我出生的那年，我爷爷刚好步入花甲之年。爷爷从年前开始患上高血压，时常昏厥，全家人就把为他祈福添寿这一重任压在了我这个还未出世的小不点上。

无奈，好名字早已被用完，且最近村里没有快要过世的老人。在我们那里，小孩的名字必须在出生之前就取好，这样在出生的时候，全家人就会大喊“××来喽”。比如起名叫添寿，就会喊“添寿来喽”。要是名字好，家里人还会敲着锣打着鼓，满村子里跑着喊。

为了给我取个好名字，一家人愁坏了。直到母亲快要临盆时，还没想好。爷爷急得又犯了病，迷迷糊糊地在嘴里念叨着，像是一个名字，秦什么寿，中间那个字怎么也听不清。在我出生大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辨听出来。情急之下，我的一个姑姑直接就喊起来：“请寿来喽！请寿来喽！”秦，在我们那里的方言中念“请”的音。

大家一听，“请寿”，也是个不错的名号，有点类似把“买尊菩萨”唤作“请菩萨”。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全家人都一起跟着大喊起来：“请寿来喽！请寿来喽！”

没想到，这个临时整出来的名字效果还不错。自我出生后，我爷爷就很少犯病。看来，

这人世间很多病都是心病啊。

我爷爷的哥哥，也就是我大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副营职军医。在当时的“国军”里，军医不叫军医，叫医官。他是主刀外科手术的，受人尊敬，待遇很好，在后方也没什么危险。每月他都会给家里寄钱寄东西，那时，我们家在村里相当有地位，很是神气了一阵子。

在我还很小时，爷爷就教导我，要我将来也像我大爷爷那样，当一名医官，光宗耀祖。只是到最后，我还是让爷爷失望了。不过，这也好，不然就真成“医官秦寿”了。

这个名字虽说给爷爷带去了好运，为我自己带来的却尽是屈辱。小学和初中我都在本地上，大家都说方言，还算相安无事。高中在县城里，其他乡镇的人念秦就不念请了。

高一第一堂课上自我介绍时，我这样说道：“我姓秦，秦朝的秦，作为姓念请。寿，寿比南山的寿。我叫请寿。”

有好事分子马上跳起来说：“那秦桧为什么不念请桧？”他高高举起《新华字典》，义正词严地指出：“秦不是多音字，作为姓也念秦，你就叫秦寿。”那光景，像极了旧时画报上手举《毛选》一脸大义凛然的红卫兵。

为这个名字，我没少跟别人吵过。在多次被嘲笑，我进行争辩，反而引来更多的嘲笑后，我终于得出了争辩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索性决定，以此训练自己对无聊和恶意的忍受力。

在我前二十四年的人生里，为了这个名字，曾经多少次遭人调侃，我已记不清。如果不是这个名字，我的人生想必是另一番景象。可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这个连我自己都不愿多提及的名字，让我学会忍耐。

CICA毕业时，每个人都必须改名字。对此，我们都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自己的名字自己做主了。尤其是我，自然是最愉悦的。我特意取了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没几个人第一眼看到就能准确叫出来的名字——秦韦气。

在之后的生活中，我常常被叫成“秦韦川”，或者“秦韦气”，还有几次甚至被叫作“秦韦二”。每次，我都这样对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不叫秦韦川（或者秦韦气或者秦韦二），请叫我秦一刀。”

至于我是做什么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请你接着往下看。

第一章

申城：静水深流

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浦东，二〇一〇年。

二百六十三米高的观光厅外，下着南方初夏特有的淅沥小雨，天空雾蒙蒙灰扑扑一片，就像多年无人照看、落满灰尘的印象派画作。

这样糟糕的天气，很少有人愿意花钱跑来这里观光，即使是在这人山人海的世博会期间。很少有人，但总归有。世上总存在一些有着另类活法的人，比如说我。这样说，并非自我炫耀与众不同。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来这里，只因为喜欢这样置身在朦朦胧胧的空中，不必分清东南西北。当然，今天我来这里，还另有原因。

从电梯出来，在观光厅绕了一圈，我发现除了我，还有一个小旅行团。十来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跟着一位长着娃娃脸的导游。老人们眯起眼望着窗外，可此时的窗外，是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的。我知道，旅行团都是早已定好了行程，这群老人也是迫不得已。

真正乐意这个时候来这里的，还有一个人。她一米七左右，身材修长，上着浅蓝色长袖衬衫，下着有点褪色的青色牛仔裤，脚穿灰黑色旅游鞋，左肩挂一个米黄色挎包。她笔挺地站在观光厅的玻璃窗前，头发直直地从两侧和脑后垂下来，盖住了耳朵。

她一动不动，极其专注地望着窗外远处的灰蒙蒙一片。很少见到像她这样眺望的人。一般人都会欣赏脚下的黄浦江，或者江对岸的外滩，或者远处人潮涌动的世博园区（天气好的时候），谁会凝视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呢？那里只有一片虚空。

从侧面看去（也只能从侧面看），她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但不是那种走在路上擦肩而过之后，还会让行人回过头来再看，以致撞上汽车屁股的类型。怎么说呢，她不那么惊艳，但越看越觉得美，越看越觉得有味道。通过她的神情和行为，以我的直觉（仅仅是直觉）判断，这是一个孤独的女孩，好似一株孤独的水仙开在密林深处。

几分钟后，老人们一脸失望，怏怏不快地离去。偌大一个观光厅里，除了几个正缩在椅子上打盹的卖纪念品的工作人员，只剩下我和她。

她还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望着朦胧虚空的天尽头。她那样执着，似乎想从那朦胧的天尽头里，寻找到什么丢失已久的宝贵的东西。从她站立的位置判断，她望着的方向应该是西北方。

十分钟后，她终于动了，轻轻缩了一下肩膀，然后转身朝电梯口走去。仿佛她来这里，就是为了完成刚才的那个注目礼似的。

擦肩而过时，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发红（刚才上来时还没有）。她没有看我一眼，好像连准备看我一眼的意识都没有。我的世界与她无关。

我跟着她走进电梯。我并非那种见到漂亮女孩子就流出哈喇子，并像花痴一样追着多看几眼的人。只是今天只剩下我和她两个，我不想麻烦电梯服务员开两次电梯，何况我也该下去了。当然，同样另有原因，暂且不提。她的世界与我有关。

电梯里就我、她、电梯服务员三个人，呈正三角形站立。她站在最里面，左手紧紧拽住挎包带，眼睛直直盯着电梯门缝，表情严肃得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仿佛那门缝里正藏着某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似的。

电梯服务员面带微笑，用双语对我们轮流说了一遍“欢迎参观并希望下次再来”之类的话。她刚说完“See you next time”，电梯稳稳停住。

电梯门打开，女孩径直朝大厅出口走去。出了大厅，在地铁二号线入口附近，她进了公共厕所。

我在离公厕二十米的老槐树下掏出笔记本，记下：09:40 进东方明珠。10:10 出来。10:15 进地铁二号线入口旁的公共厕所。

八分钟过后，还没有见她出来。我找到附近的一个“小白菜”（世博会的志愿者），向她晃了一下我的工作证。一分钟后，“小白菜”从厕所出来告诉我，里面没有我所描述的那位女孩。

“厕所有后门吗？”我问。

“有个小门。”她回答。

难道女孩发现被跟踪了？不可能。那何必走后门？

目标丢失。世博会期间的上海到处人山人海，也不可能重新找到她。我只好坐上二号线，返回蓝天小区。

在小区前的停车棚里，我找到那辆半新不旧的小宝马摩托，驶回我的住处（我不太热衷于集体生活，一年前就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

回到住处，我喝下两罐冰镇啤酒。除了冰凉透骨，没有任何其他感觉。打开电视，正在播整点新闻，全是欣欣向荣的世博画面。关掉。真实的世界，他们永远不得而知。当然，这并不是说画面上的就不真实。就像静水深流一样，表面上的静水，也是真实的静水。但我不属于静水，我已经沉到了最底层。

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个像谷姐裸体一样的阴影仍在那里，若隐若现。

看着这个阴影，我想起那个从厕所后门逃走的女孩。她可能也与我一样，沉到了静

水的底层。或许，比我沉得还要深，还要远。她是孤独的。

在这里，我也同样孤独。

第二章

喀城：戈壁滩下

大陆腹地，夏初，二〇〇七年。

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美丽传奇的楼兰古城。风起，细沙像被风托起的一块块绸缎，随风起舞，婀娜多姿。有些不幸撞向残存的古墙壁，瞬间支离破碎，散落下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了无人烟的荒凉戈壁滩，在一千多年之前，竟是人声鼎沸的繁荣古城。时间让人不寒而栗，空间也是如此。

就在这里某处地下，一个直径八十多米、中心高度十米左右、呈扁圆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实验室里，四十多名白大褂正在奇形怪状的实验设备间来往穿梭。

两名荷枪实弹的特种兵守在实验室东面唯一的入口。那也是实验室唯一的出口。

一条钢丝网从空中横穿整个实验室。一位面色沉重、少将军衔的长官，和一个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白大褂老者，此刻并排站在正中央。

将军五十多岁，高个头，偏瘦，脸廓如刀削般棱角分明。他的目光敏锐犀利，一对眉毛又粗又浓，眉梢向两边微微翘起。掺杂着几丝雪白颜色的头发，倔强地向后躺着。

白大褂老者则显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年纪约莫六十岁。

“将军，实验必须终止吗？”白大褂老者略微抬起头，看着将军，不甘心地问。

将军比白大褂老者高出两拳左右。

“是的，必须终止，”将军望着脚下穿梭的白大褂们，神情坚定地回答，“你们尽快把数据压缩打包，保存在加密硬盘上。然后，把所有保存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全部物理销毁。”说完，他转过头，看着身旁的白大褂老者，深感遗憾地叹了口气，“很抱歉，胡博士，不得不这样。”

“可是，”白大褂老者力争道，“一周之后，整个研究就可以完全结束。现在实验一旦中断，以后再重启，花费大量时间不说，整个计划都可能要重新再来。”

“没有选择，必须这样，”将军压低声音，“您应该知道情况的复杂性。”

“我知道，我也理解，只是……”白大褂老者不知怎样说下去，也只得无奈地喟

叹一声。然后，他偏过头，望着脚下忙碌的实验室。

“对于这个决定，我也很心痛，”将军继续说道，“但查出那个奸细之前，我们必须这样。否则，数据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后果不堪设想，整个社会都将因此而混乱。”

“有个问题也许超出我该问的范畴，但我还是想知道，现在调查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将军摇摇头：“还没有查出任何可以判定的线索。他潜得太深，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推断，只能确定此人职衔不低，至少与我同级。”

“好吧……”听完将军的回复，白大褂老者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略微犹豫之后，低下头，“既如此，只能这样了。”

“我们必须在十九号之前完成，只剩下三天时间，希望您抓紧。”说完，将军微微凑到白大褂老者耳旁，低声耳语道，“那件成品怎么样了？”

“十九号之前可以完成。”白大褂老者同样低声回答。

“辛苦了！”听到这个消息，将军似乎很满意。他直起身子，紧紧握了握白大褂老者的手，然后，转身匆匆离去。

十八号晚上九点十分，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全部数据都要通过局域网传送到胡博士的电脑里。胡博士将数据整理分类、压缩打包后，存储在一张加密的移动硬盘上。最后，他把其余存过机密数据操作的电脑硬盘全部拆下来，塞进压碎机，把所有带文字的图纸送进碎纸机。

胡博士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这些汇总下来的数据。这可是他们四十多名研究人员三年来的全部心血，不能出一点差错。而且，这也是唯一的记录，一旦弄错或者丢失，将是覆水难收。

电脑屏幕上显示，数据粘贴完成还需五分钟，趁没人注意，胡博士俯身打开电脑桌下的一个绿色小保险柜。

保险柜里空空如也。胡博士却伸手进去，然后十指呈空心紧握状，仿佛在抓着某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之后他迅速收回手，将那东西塞进上身里面衣服的口袋。

口袋鼓了起来。胡博士轻轻拍了拍鼓起的地方，再次确认没被人看见，然后关上保险柜。这时，他脸上流露出一种似欣慰非欣慰、似遗憾非遗憾的无法名状的表情。

屏幕上显示剩余时间还有四分十九秒，马上又变成四分十八秒。背靠着椅背，胡博士微微仰起头，右手放在口袋鼓起的地方，轻轻嘘了口气。这时，他不禁回想起三年前那些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一幕幕。

三年前，那还是二〇〇四年，雅典奥运会那一年。那时，胡博士还是西北喀城某工

业大学里的一位光学与纳米材料学教授。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他突然被校长从教研室里叫出来，并被告知，他已被军方一科研机构征用，现有军方的人找他。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胡博士很惊讶。问校长是什么机构什么研究时，校长却摇头，他也不清楚。

第三章 申城：突发奇梦

五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来，整个事情起始于那个黄昏。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跟踪一个调查对象来到了田子坊。

田子坊是一条工艺品小街，两边的商店店面不大，每家店只卖一类东西，所卖之物绝大部分都是店主手工制作，所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很有特色。店名也有个性，比方说，浴塞科，整个店里全是浴塞，五花八门，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有；牙签科，竹的、木的、金的、银的、铜的、象牙的牙签，应有尽有。有空就来逛逛，总能发现一些惊喜。

这是一个被我的委托人描述为拿着他的钱去养小白脸的女人。其实这个案子没什么新鲜的，一个有钱的老男人包养了一个情妇，给她在上海买了套房子，隔三岔五地从杭州来上海跟她待一两天。最近他发现情妇行踪有异，几次他不打招呼来上海，情妇都不在，而且出去的时间很长。有一次他在房子里等了一个通宵，情妇都没回来。他是个精明人，不打算听情妇扯淡，便直接来公司委托了我。

我跟着那个女人走走停停，路过一个叫“骨科”的店前，一名女店员正站在靠门口的高凳上，往门檐上方的展示架上摆放展示品。

工艺品小街当然不会有挂牌行医的骨科医生，这是一家专门经营骨头工艺品的小店。店里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动物骨骼，当然，限于店内面积，全是小动物的骨头，也有大型动物身体的一部分，镇店之宝就是一条长长的雄性鲸鱼的生殖器。店里还有用动物骨头做成的雕刻品，以及用动物骨粉混合石膏捏成的装饰物。

前面那个女人回过头来，我若无其事地闪进了“骨科”门内。女店员正从凳子上下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头骨工艺品。我一进门，她正好撞到我，一声尖叫，手里的头骨眼看就要掉到地上。

受过特训的我身手比一般人敏捷，左手扶住了她，右手一把就将头骨抄在了手里。

我的手指从头骨张开的嘴里伸进去，突然感觉有一股电流经过我的身体。我吓了一跳，头骨差点脱手。我连忙把左手也伸过来捧住这颗头骨，酥麻的感觉没有了，却觉得头骨滚烫，像刚在炉子上烤过一般。不会吧？周围没有热源也没有电源，我的手摩擦生热也不至于这样啊！

我一脸疑惑，问女店员这颗头骨里面是不是放了某些能自动加热的东西——一些化学物质在迅速位移之后，就会自动发热。女店员一脸诧异地看着我，说：“什么发热？这就是一个掺了些动物骨头粉的普通石膏模型。”她向我道谢，接过头骨来，说：“喏，哪有发热啊？”

我又摸了摸，确实没有任何热度，又拿过来晃了晃，里面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莫非是我的错觉？我顾不上再琢磨这事，闪出店门一望，我的跟踪对象正在前面一家店前和别人讨价还价。我嘘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跟丢。

后来怎么样了？没怎么样，我顺利完成了这项委托调查任务。抱歉我不能给大家讲述一个香艳偷情的故事，因为我的调查结果证明，那个女人没有拿着我的当事人的钱养小白脸。她的父亲生病，她把他接来上海，在大医院里做手术。她不想让家里知道有一个包养她的老男人，那个老男人都差不多跟她父亲一样大了。她的家庭十分贫困，母亲节缩食供她考上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她一直是家里的骄傲，她不希望那个包养她的老男人和自己的家人扯上任何关系。

突然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会重复做同样的一个梦。梦里全是雪白雪白的头骨，各式各样而又大同小异的头骨。

每颗头骨顶上都悬着一圈乳黄色的光晕，远看就像戴着皇冠。有的光晕大，有的小；有的明亮如喷枪喷出的火焰，有的微弱似残烛昏暗的火苗。仔细看，那些光晕都是由一些极细极细的小亮点组成的。

头骨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性别年龄之别。它们整齐地摆在一排排架子上，架子整齐地立在一个密闭的石洞里。这个石洞在浅海底，颜色比周围海水要深很多。

石洞里没有灯，但里面却像五月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明朗。我也记不起来具体从哪天开始一直做这样的梦。梦里的我有时在洞里，有时在洞外。

梦见在洞外的時候，只见朦朦胧胧一片，看不见洞口，甚至辨不清眼前的是不是存放着头骨的那个洞。但肯定是这个洞无疑，梦里的我心里知道。

梦里的我不是一个人，只是空间里的某个点，一个具有视觉功能的点。

奇怪的梦！难道是谁想用这个梦向我传达什么不成？不知道，完全彻底地不知道。不过，习惯就好。在 CICA 待了四年，除了德智体上的提升，最大的进步就是学会了如

何与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伍。

CICA 是这样一个地方——

A: 大爷，您知道 CICA 吗？

B: 不知道。

A: 大娘，您晓得 CICA 吗？

c: 不晓得。

A: 同学（大学男生），你知道 CICA 吗？

B: 知道，大学。

A: 那你知道它是哪一类的大学吗？

B: 军事类的吧。

A: 同学（大学女生），知道 CICA 吗？

B: 听说过。

A: 那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B: 好像是搞空间研究的。

A: 同学（中学男生），听说过 CICA 吗？

B: 知道，我还想考去那里呢。

A: 那你知道它是一所什么学校吗？

B: 伟大的太空战士学校啊！

A: 同学（中学女生），知道 CICA 吗？

B: 嗯。

A: 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B: 听说是一所研究外星人的学校。

所谓的 CICA 便是这个样子。具体后述。

梦一（概念女孩和老人）

今天，石洞里多了一个年轻女孩。她赤着脚，留着齐肩短发，穿着一套紧贴身体的

薄薄的海蓝色套装，显出婀娜多姿的苗条身材。她的脸庞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不是“看”不清楚，没错。她脸上好像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海水，但这并不影响看清她的嘴巴、鼻子、眼睛，甚至连眉毛都能一根根数出来。可是如果要用语言把女孩的容貌描述给第三者，我又深感无能为力。

后来，看得久了，慢慢地，我总算明白过来。原来，那鼻子是概念性的鼻子，嘴巴是概念性的嘴巴，眼睛也是概念性的眼睛。总之，那是一张概念性的脸庞。想用概念的语言来描述另一种概念性的对象，那肯定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我给她取名叫概念女孩。

概念女孩站在洞里摆放头骨的架子前，双目紧闭，右手掌张开，放在一颗头骨顶上。头骨顶上那乳黄色的光晕像小幽灵一样在她的手指间不停地游弋穿梭。几分钟后，她把手挪到另一颗头骨上。换头骨的间隙，她的眼睛睁开，换好之后，又再次闭上。

概念女孩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脸上始终挂着概念性的表情。

我作为一个点，既没有靠近，也没有退后，更没有转换角度，就那样以始终如一的视角注视着她。

接连几个晚上，同样的梦，同样的洞，同样的概念女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同的只是女孩站立的位置，和她手心下不一样的头骨。

一周后，一排架子上的头骨，已经被她“抚摸”完毕。

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没有做梦。入睡后至醒来的那一段时间就像从我的时间长链中突然断节消失一样。咔嚓，醒来，已是大天亮。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回到梦里。同样的梦，洞里的架子上放着同样的头骨。只是概念女孩不见了，出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大褂、面容端庄的慈祥老人。

老人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眼睛、具体的鼻子、具体的嘴巴，额上的皱纹也具体得条条可数。

老人也闭着眼睛，正在重复着概念女孩的动作。只是，他每次抚摸头骨的时间比概念女孩要少很多。只两个晚上，他便完成了概念女孩一周的活儿。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又是流失在时间长河里的七个小时。

我开始惧怕这样的时间的丢失。自己生命中的一个环链，在完全没有自己参与的情况下，哗的一下，瞬间就过去了，没在自己的意识里留下一点痕迹。

其实，这无异于缩短生命。与其这样一点都没有留下痕迹地熟睡，我更愿意做梦。梦里虽然莫名其妙，有时还会不幸身亡，但那毕竟是在我置身其中的前提下发生的。在我的时间里面。

幸好，丢失的仅是两个晚上。之后的晚上，我再次回到梦里。

第四章

喀城：军方征用

校长办公室里，三个穿着夹克的中年人在书桌前正襟危坐，腰杆挺得笔直，两只手臂也像两根直挺挺的木棍一样向前伸着，两只手掌放在两个膝盖上。

见校长和胡博士进来，三个人嗖一下站起来，动作整齐划一，就像被同时按下电钮的机器人一样。

“胡博士您好，”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国字脸夹克稍一停顿后，不快不慢地迎上前，与胡博士握手说，“我们是军队 OSM 的职员。”

职员？怎么听怎么别扭，像这种国家机构，应该叫工作人员才对吧。胡博士一边与这位国字脸夹克握手，一边这样想着。

胡博士正想问 OSM 是什么机构时，国字脸夹克紧接着说：“我们正准备进行一项特殊装备材料的研究，通过全面谨慎考察，我们认为您是这项研究的最恰当人选之一。”

国字脸夹克没给他插嘴的机会，继续说：“当然，这还需要您的同意。不过，在您表明态度之前，请先跟我们去一趟 OSM 总部。”

对方如此不容置喙，要不是军方的人，胡博士早就以他一贯的方式相符了：以沉默表示抗议，然后起身离去。

但这并不是说，胡博士不愿意跟军方接触。相反，他有一个一直深藏在心底的军人梦。

胡博士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披过战袍，驰骋过战场。不幸的是，他们最后都战死疆场。

巧合的是，胡博士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战死于戈壁滩上。更巧合的是，胡博士曾祖父战死时，祖父刚满周岁；祖父战死时，父亲刚满周岁；父亲战死时，胡博士也刚满周岁。

所以，不管是祖父、父亲还是胡博士，都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父亲身披战袍的样子。其实，他们连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模样都一无所知，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各自的母亲口中得知。

胡博士的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在胡博士还不能很好地听懂人类的语言时，她就常常给他讲起父亲的故事，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铁血军人，又是怎样一位温柔丈夫。每次讲